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三十

編修<sub>臣</sub> 翟槐 覆勘

總校官內閣中書<sub>臣</sub> 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三十

國用考

臣等謹按馬端臨作國用考自周官九賦九式以迄宋代內藏之制大要以善制用者民裕而其國充不善制用者民怨而其國促所謂君有餘財民有餘貲者非厚斂多藏之謂矣宋自寧宗而後帑藏漸竭調度方殷卒無濟於國事遼起朔漠既建

五京置鹽鐵諸司其時錢穀充羨國用富饒者以  
防邊省費而經理得人也金代始則攻宋後則敵  
元征戰無已財用缺如元成宗敕核會計量節賜  
予乃其後歲課之入日增月益而國用寢廣度支  
不給則以不能量入為出故耳明初天下府庫各  
有存積武宗以後費出無經至神宗而降內帑之  
所出浮於成額閭閻之所入困於科徵助之以搜  
括繼之以加派公私兼窘以至於亡蓋外庫之虛

民力之竭有由來矣今自宋末至明代國用之具於史者依次臚載而財用之本末與國運之盛衰可以參觀而見其漕運賑恤蠲貸之制亦依馬考之例附載焉

歷代國用

宋寧宗慶元二年三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

先是孝宗乾道三年命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請給數

目并雜泛支用造冊進呈外路軍馬亦降式付諸總  
領逐月開呈永為定式四年度支趙不敵言方今內  
外支用歲約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若諸路供億以及  
務場別無減欠則所入尚足以支所用然賦入科名  
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  
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  
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樁倉部則專  
糴本雖各為催理而悉經度支籍之即古者量入為

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不周知所入之數也茲置  
都籍會稽窠名總為揭帖簿書草具條目粲然乞付  
本曹自今為始歲一易之庶有司久遠遵行不惟財  
賦易以稽考且胥吏無所容奸矣光宗紹熙初以秘  
書郎鄭湜言脩紹熙會計錄至是有司復上之

嘉泰四年十二月詔總覈內外財賦

時以陳自强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

臣等謹按宋初天下混一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

太宗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是後日增歲廣至熙  
豐間合苗役市易等錢乃至五千餘萬渡江初東  
南歲入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至呂頤浩在  
戶部始規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  
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  
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合茶鹽酒算坑冶權  
貸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昔  
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一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



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支百二萬南渡時  
連年用兵月支猶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寢久用  
度滋益戶部嘗患無餘至紹興三十一年金人逾  
盟軍書旁午戶部侍郎劉岑等至借江浙荆湖等  
路坊場淨利錢以備軍賞三十二年總領四川財  
賦王之望至括民質劑未稅者以資調度殿中侍  
御史吳芾請核實內外兵以節養兵之費禮部侍  
郎黃中請入內帑者悉以歸左藏孝宗隆興元年

三月始詔戶部置局議節浮費至是年六月詔侍從  
臺諫兩省集議裁抑濫賞又詔諸路監司核實諸  
州椿積錢米是月復命總覈內外財賦焉自是以  
後理財益急國用益不足矣

開禧元年二月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法

七月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二年正月更名國用使為國用參計所

嘉定元年閏四月置拘榷安邊錢物所

二年正月詔內外有司疏陳節用之事

是後駕部員外郎李鳴復奏日記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試思之其有九年之蓄否乎今日之國計版曹實司之分版曹之責任者內則司農外則四總領是也臣家於蜀嘗究觀蜀賦總入之數以緡錢計之歲約二千二百餘萬向也和議未絕烟塵不警尚可支吾今也邊戍倍增用度益廣每難

酬應朝廷以數不敷歲降七百萬緡以助其費此  
其大畧也邇者忝丞農扈亦嘗究觀農寺歲催之  
額米一百三十餘萬石錢一百六十餘萬緡以既  
入之錢糴未足之米總約二百餘萬而後可敷歲  
支之數亦其大畧也蜀之所產未足供一歲之用  
農寺之所催僅可為一歲之出求儲積以備不時  
蓋無有也類而推之湖廣淮東西總計猶是也此  
所以經費之外卒有緩急取辦於朝廷之椿管其

散在他所者不得而知也其米斛之在京城者可  
得而言也曰兩豐儲曰中下界凡四倉總不過二  
百萬石水旱之科撥歲寒之賑濟閏月之貼降皆  
於是取之此猶曰常程也最可慮者江西湖廣粒  
米狼戾昔為樂土今為盜區賦輸不入綱運轉虧  
諸總以匱乏告嘗截大農之綱以周其急矣寇賊  
未平漕運未至則其告匱必不能已也農寺以貼  
降請嘗撥椿管之數以償其虧矣截撥有令不容

不行則其求償又當與之俱也移東補西已非得已若捉衿肘見不知計又安施也去歲浙右之地皆以稔告朝廷和糴視舊有加廟算深長動中事會獨惜任是職者不務大體錙銖必較則負版之徒安能奔走以聽命網羅交設則藏積之家不免懷疑而待價名為和糴實類科糴始於趁時終於失時然猶幸其可助國計他不足問也今日之勢迫矣所積有限而仰給無窮將何以為計願軫念

事變之來急為根本之慮其於時政實非小補

三年四月出內庫錢二十三萬緡賜臨安軍民

十一年正月以度僧牒千給四川軍費

知成都曹彥約奏曰今日財用之弊朝廷則窘於  
應辦州縣則窘於支遣總餉則今非昔比戎司則  
今不一律臣始守漢陽軍當湖北最窘處適敵騎  
入境催科束手猶且解發不改常度是十年以前  
州郡猶可為也越二年而攝事湖廣總餉乃撤江

州之銀券以足襄陽運德安之鐵鏹以實隨棗移東就西截長補短支撐數月僅不廢事及正官交割後其用益窘有請於朝久無畫降其人至投環自殺以救得免矯制展官會界分二百萬乃始集事是八年以前總餉已不可為矣又二年而得守長沙亦當應辦之時朝廷科撥未至諸郡綱運尚闕帥司移文本州未免那兌其間小小名色不復責償值朝廷稱提官會則多出庫錢以便百姓二



年之後比交割元數尚有增羨是七年以前州郡  
猶可為也又二年而節制利州兼領郡事則知利  
州已不得如長沙時矣用兵之後事力更改有節  
度使寄居奉祠則歲費增數千緡有總管鈐轄路  
分添差作闕則歲費又增萬緡黽勉盡瘁僅了元  
額又二年而守豫章則知豫章又不得如利州時  
矣調發既多則酒課不辦榷場不通則稅課漸減  
雖樽節用度不致虧數而所以為經費者甚岌岌

也戎司之事雖未親歷然在利州聞管軍二萬四千人交承錢物不過二三萬緡支吾不行至有奪前政宅庫之物以為公用者又聞被旨巡邊有迴避戍卒支犒以葬妻為名行於小路者是數年來不特州郡不可支遣戎司亦窮陋至甚也而朝廷之財臣不得盡知但見招募軍兵脩築城堡額外和糴遍滿天下是用財之處比前日為多也楮券不足加以增印度牒不足助以告勅是生財之路

比前日為廣也國用司本以蓄藏幣之數而沒入  
平民漸生枝葉安邊所本以籍權奸之產而變及  
征權頗動觀聽大寧監之鹽本已竭而轉運司之  
增羨不已宕昌之馬價未償而茶馬司之獻納不  
廢是取財之道比前日為苛也民力竭矣上下煎  
熬一至此極將何以救之哉嘗論天下之財未足  
以了天下之用位置分畫要得其所截然條目不  
可移易紹興隆興間外寇犯順朝廷調發雖費若

河海而州縣常賦無窘迫之態百姓安業無怨懟之患大郡交割之數有緡錢積至百萬小郡亦有數十萬者若民間積粟往往上戶十萬斛中產亦數千斛上恬下熙相安無事淳熙紹熙其俗未改近者公私之計窮陋萬狀皆云開禧以來兵議纔起取常平義倉以供綱運則救荒無先備撥官告度牒茶鹽引為糴本則交易無見價軍器之有製造弓兵之有調發椿積之有水脚招軍之有賞犒

非時泛用一切取辦許於交承錢內支破而州郡所積漸無遺蓄矣調發有劈券則月糧有倍費功賞有轉資則食錢有添請拆洗有往來之費暴露有特喝之賞便宜從事一切取辦朝廷應付稍不如期而轉餉移兌即虧舊額矣戎司之事雖不欲窮問本末然窘於開禧之後不窘於開禧之前亦必有以致此望與大臣議立定制以官兵之常數責州郡而不責以非時之需以歲時之常用責諸

司而不責以不測之費總所應兌者悉與拋降使  
之任乏興之罪課利有增羨者不許申奉使之備  
循環之費其一切調發則朝廷自任其責當科降  
者即科降不必徒為勘究當支撥者速支撥不許  
故為遲留如八月當和糴則七月先科降十月當  
調發則九月先支撥久監司郡守之任以寬其迎  
送嚴刻剝羨餘之禁以沮其觀望使有志者可以  
募士養兵謹重者可以備水旱脩城郭設有緩急

亦得以仰成而取辦至於戎司尤當知其事力寬  
其利源上可以慰其心下可以饗其士伸縮自如  
可以展布若大農之不繼則在陛下圖回而斡旋  
之耳紹興和戎以內帑了歲幣中間用兵以內帑  
激將佐中興之法昭若日星可舉而行之也雖然  
又有說焉軍政在戎帥則總領為急務軍政在宣  
制則總領為贅員何也蓋軍政在戎帥則民事不  
得與知命人以總領其事無可疑者軍政在宣制

則財賦輕重當出其手總領之職特一有司耳今欲招一軍而聽命於朝論移一屯而分券於總所使朝論疲於應酬視為常事總所恥於督辦遽相萋斐宣制不可為矣誠使四總所之財聽命於宣制如張浚之用趙開就糧摺運惟意所欲如吳世將之處吳玠不膠柱調瑟不鑿空取辦或欲減一軍以寬用度或欲增一軍以臨邊塞効用有奇傑者可陞為背嵬民兵有精悍者可選為効用審緩



急之宜量出入之數宣制得專之他司不能撓之  
非有大變革不必俟命而後行非有大調發不待  
乞錢而後舉則州縣總制皆得自用其財而大農  
之財亦可得而稽考矣

理宗端平元年編類端平會計錄

都省言近來戶部財賦會計不明度用無節詔令尚  
書省計簿房置局稽考委都司官同樞密院編修官  
編類端平會計錄仍令條具來上權置檢閱文字二

員

侍御史李鳴復奏曰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  
抄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夫量入為出一有司  
事耳而必為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蓋天下之財  
入有豐耗之不常出有增損之各異權多寡以酌  
費用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過取  
有司不得違制擅支制與不制之間民生之休戚  
天下之理亂繫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國朝財

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憂國者每每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宰相兼制國用使叅政同知國用事當時雖九重邃密之地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廟堂之上不聞他策惟添一捺紙局以為生財之地窮日

之力增印楮幣以為理財之術楮日益多價日益減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強其從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上者若致思國計矣然置郵旁午徒撫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又論造楮有疏論省費有疏在下者若致憂國用矣然位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聞之者未必行臣愚欲陛下遠體周人制國用之遺意近法孝宗任

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畫何道而可以足  
一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蓄所入不足於  
何取辦所出不敷於何減損揆事理之當然度時  
宜而裁酌當必有轉移闡聞之用以副朝廷之責  
望者

嘉熙元年正月初置財用司

至二年二月大宗正丞賈似道奏裕財之道莫急於  
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真決刺面今日

行之則財自裕

淳祐六年正月置國用所

是後寶祐四年九月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

焉

臣等謹按是時財賦之官有總領有提領如淳祐元年四月以賈似道為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賦至是年置國用所命趙與憲為提領官九年九月詔趙與憲提領戶部財用十一月又以與憲為資政殿學士提領國用寶祐元年八月以馬光祖為司農卿淮西總領財賦五年二月命趙葵兼湖廣總領財賦余晦淮西總領財賦六年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司兼夔路策應湖廣總領財賦開

慶元年四月以呂文德兼四川總領財賦十一月以應印雷為軍器監淮西總領財賦兼江東轉運判官景定元年四月命馬光祖兼淮西總領財賦二年十一月光祖提領戶部財賦蓋汲汲為國用計故命重臣專司其事如此

開慶元年二月出內庫緡錢三千萬助邊用

至九月詔出內府錢千萬緡銀五萬兩帛五萬匹給宣司錢五百萬緡銀三萬兩帛三萬匹給沿江副司



犒師又出內庫錢五百萬緡銀二萬兩帛二萬匹給  
兩淮制司錢三百萬緡銀萬兩帛萬匹給沿江制司  
以備軍賞十一月詔江東西宣撫使趙葵便宜行事  
以錢五百萬緡銀五萬兩給其用閏十一月又詔出  
內帑緡錢五千萬犒內外諸軍

臣等謹按是時屢值軍興賜錢不貲其見於本紀  
者是年後至景定元年正月元帥北還詔以緡錢  
三千萬犒師并示賞功之典又賜鄂州戰守將士

緡錢三千萬度宗咸淳六年正月以錢二百萬賜夔路策應司備禦賞給十月遣范文虎總統殿司兩淮諸軍往襄樊會合備禦賜錢百五十萬犒師十一月詔襄郅屯戍將士隆寒可憫賜錢二百萬犒師七年六月以錢百萬銀五千兩命知嘉興府咎萬壽脩城浚濠繕甲兵備禦過又詔以蜀閬調度浩繁賜錢二百萬給用又以隆暑給錢二百萬賜襄郅屯戍將士八月以錢三百萬遣京湖制置

李廷芝詣郢州調遣犒師又命沿江制置副使夏  
貴會合策應以錢二百萬隨軍給用十二月以錢  
三十萬命四川制司下渠洋開州寧西鎮撫使張  
朝寶叛司犒師八年二月以錢二百萬給犒襄郢  
水陸戰戍將士九年四月以錢二百萬給兵部尚  
書湖廣總領汪立信開閩犒師又以錢六十萬給  
沿江制置趙潛江防捍禦十月以李庭芝為兩淮  
安撫制置使賜錢二百萬給犒備禦十一月以夏

貴為淮西安撫制置使賜錢百萬給犒備禦十年  
六月以銀二萬兩命壽春府措置邊防蓋軍書旁  
午尚藉此以維持十餘年誠亦激勸之一術耳

恭帝德祐元年十二月嘉興府告急給封樁庫錢為兵  
備又出安邊封樁庫金付浙東諸郡為兵備

王圻曰宋太祖太宗設三司主計有度支之目又  
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皆為會計財用也唐  
李吉甫嘗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景德皇祐治

平熙寧元豐主計者皆有錄上之其戶口之籍與地之圖調度之多寡錫予之厚薄莫不畢具各內藏與天下封樁非三司所領者不與焉元祐會計錄蘓轍所著蓋取元豐八年會計之實而別其五曰收支曰民賦曰課入曰儲運曰費經謂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且論宗室為節度防禦觀察者數倍於皇祐百官為大夫者數倍於景德稍裁減宗室及百官任子恩澤見任者無損方來者

有限亦至計也自罷三司理財無法而渡江以後  
典籍散亡一切會計事置之不講苟且目前議者  
惜焉

遼制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  
司以掌出納

遼史百官志曰遼國以蓄牧田漁為稼穡財賦之  
官初甚簡易自聶呼教耕織而後鹽鐵諸利日以  
滋殖既得燕代益富饒矣

道宗咸雍中馬人望為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交裕  
至天祚帝時人望遷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廩皆空視  
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緡及拜叅知政事  
判南京三司使事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為甚人望  
以縑帛為通歷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  
人黠吏莫得軒輊

太康元年六月知三司使事韓操以錢穀增羨授三司  
使

遼史食貨志曰遼地半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獲  
黍稌高下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自初年農穀充  
羨賑饑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此無  
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

王圻曰遼起朔漠經費皆不可考惟日有宴月有  
賜賜之多者銀至二三千金又鞍馬衣匹佐之然  
亦不至告匱豈防邊之費既省而又藉宋人以為  
外府歟



金太宗天會十一年八月黃龍府置錢帛司

海陵天德二年正月詔中外節財用

臣等謹按金本紀海陵在位十餘年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進鶩以示儉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鶩一鷄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鷄者或以敝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而比昵羣小官賞無度常置黃金裯褥間

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至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  
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傅  
黃金而後間以五彩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  
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其南征造戰艦江  
上毀民廬舍以為材煮死人骨以為油殫民力如  
牛馬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於敗天  
德之詔不過飾情貌之一端耳

世宗大定二年六月出內府金銀給征契丹軍用

二十一年叅知政事梁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

先是肅奏曰方今斗粟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易得帝曰縣欠院務許折納可也乃復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主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

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權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

折納諸物

此與罷杓攔人罷權醋俱互見權酷考

八曰今歲大稔乞廣

糴粟麥使錢貨流出帝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

臣等謹按世宗自奉儉約見於本紀者不可勝書

而賞賚臣下又甚厚其畧見於列傳中者如通吉義罷為益都尹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烏雅扎拉

擊幹罕有功以為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富珠哩定方與宋戰為人所害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圖克坦喀齊喀平陝西將士明安賞銀五十兩重綵五端絹十匹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伊勒希十貫戰沒者皆賜錢有差及喀齊喀薨賻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及重綵幣帛赫舍哩志寧宿州之勝以御服金線袍玉吐鶻賓鐵佩刀使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明安穆昆並如陝

西邊賞佛寧重絲三端絹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  
賜錢十貫還軍睢陽復以御服玉佩刀通天犀帶  
賜之詔兵士死者人賻錢三十貫明安三百貫穆  
昆二百貫富埒瑄一百貫權明安二百貫權穆昆  
一百五十貫權富埒瑄七十貫及還京師又以玉  
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及薨賻銀千五百兩重綵  
五十端絹五百匹完顏思敬獻斡罕俘於京師賜  
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廢馬名鷹完顏

奘薨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完顏阿蘓  
卒其賻數同完顏宗敏屢立功歷官得民心為海  
陵所殺賜金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三百匹張浩  
薨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完顏宗憲薨  
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完顏永  
元卒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匹諾延溫都烏達  
薨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劉琬除定海  
軍節度使賜廢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及卒賻銀

三百兩重綵三十端蓋儉於已而不儉於人其深得用財之道如此

二十九年

章宗已即位

五月詔罷送宣錢

六月又罷送赦禮物錢

章宗明昌六年三月運糧北邊發銀錢等備支給賞勞以銀五十萬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備支給銀五萬兩金盃二千八百兩金牌百兩銀盃八千兩絹五萬匹雜綵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襲以備賞勞



五月命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

承安元年十二月勞賜北邊將士

遣提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勞賜之授官者萬一  
千人授賞者幾二萬人凡用銀二十萬兩絹五萬匹  
錢三十二萬貫

二年四月降空名度牒等助軍儲

世宗大定初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  
令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

及寺觀名額五年罷至是尚書省又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師德號以助軍儲從之三年西京饑又賣度牒以濟至衛紹王崇慶元年五月又詔賣空名勅牒宣宗貞祐四年以軍儲不

足許納粟充僧道官

其納粟入官  
詳見選舉考

十月初設講議所官十員共議錢穀

三年正月詔罷之

互見職  
官考

宣宗貞祐三年三月減芻糧券例

先是承安四年三月尚書省奏減親軍武衛軍額及太學女直漢兒生員罷小學官及外路教授以省俸給詔學校仍舊武衛軍額再議餘報可至是御史臺言在京軍官及委差官芻糧券例悉同征行乞減其給樞密院委差有俸人吏非征行不必給皆從之四月以調度不給凡隨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人罷其從已人力輸傭錢有祿官吏被差不出本境者並罷給券出境者以其半給之脩內司軍夫亦減其半七

月詔河北郡縣軍須並減河南之半又詔致仕官俸  
給比南征時減其半

七月裁損宮中歲給差

九月立募民進糧賞格

詔司縣官能募民進五千石至二萬石以上各減資

考及升遷有差

詳見選  
舉考

興定三年四月定募民入粟法

高汝礪請備防秋之糧宜及年豐於河南州郡驗直

立式募民入粟帝與議定其法而行之

哀宗正大三年正月詔尚書省議省減用度

十一月詔諭陝西兩省凡戎事三品以下官聽以功過  
賞罰之銀二十五萬兩從其給賞

六年七月罷陝西行省軍中浮費

天興元年八月括民間粟

尋詔罷括粟復以進獻取之九月罷貧民進獻糧尋

再括京城粟

金史錫默愛實傳曰天興元年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赫張俊民伊喇克忠等置局以推舉為名既而罷括粟令復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

婦二口實豆六升內有蓬子約三升玫瑰珠執而令  
於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  
蓬糝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六升者三斗  
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於  
糞溷中愛寶上奏請罷括粟不報時所括不能三  
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

三月出內府金帛器皿賞戰士

至七月出內府及兩宮物賜軍士十二月御端門發

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服賜將士

二年九月括蔡城粟

時帝奔蔡城遣使如宋借糧宋不許元兵築長壘圍之故又括粟也

金史食貨志曰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畧君臣講求用財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蚩興邊費亦廣食



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汙池數畧  
往往而然蓋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  
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復舉行  
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  
而用不加饒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措克之政  
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  
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權油進納濫官輒受空  
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

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詭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斃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額爾克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殫亡元師蹙境兵

財俱困無以禦之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使其初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做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紛紛如此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棄其所長而併用其所短宜乎國用匱而民心益離也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月勅禁中出納三分庫

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隸內藏金銀濟遜衣段隸右藏

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隸左藏

臣等謹按元史百官志三庫皆屬太府監武宗紀

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中書省言太府院為內藏世祖成宗朝遇重賜則取給中書今所賜有踰千錠至萬錠者皆取之太府比者太府取五萬錠已支二萬矣今復以乏告請自後內府所用數多者仍取之中書帝曰此朕特旨後當從所奏蓋元代至武宗即位初國用漸多而帑藏已乏矣

二十九年十月左丞相鄂勒哲等請節用

鄂勒哲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件館傳俸祿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自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臣等謹按王圻本載是年十一月中書省言自正  
旦至二月中旬費五十萬錠臣等兼總財賦自今  
侍臣奏請賜賚乞令臣等豫議帝是之又載十二  
月僧格言有分地之臣例以貧乏為辭希覬賜與  
財非天墜地出皆取於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國用  
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即畫之當給者宜覆  
奏朕自處之考世祖紀及僧格傳皆無其事且僧  
格已於十八年秋伏誅王本所載不知其何所本

聊存其說以備考焉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定諸王朝會賜與

太祖位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世祖位金各五百兩  
銀二萬五千兩餘各有差至成宗大德十一年六月  
武宗已即位中書右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等言前  
奉旨命議諸王朝會賜與臣等議憲宗世祖登寶位  
時賞賜有數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庫充富比先例賜  
金五十兩者增至二百五十兩銀五十兩者增至百

五十兩帝命遵成宗所賜之數賜之

元史食貨志曰元制凡諸王及后妃公主歲賜銀幣始定於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以至成宗親親之義復加厚焉至於勲臣亦然又所以大報功也

臣等謹按王圻本載元貞元年中書省言朝會賜與之外餘鈔止有二十七萬錠凡議錢糧者乞量給之仍定西平王鄂拉齊寧遠王庫克楚鎮南王



托歡及額森特穆爾大會賞賜例金各五百兩銀  
五千兩鈔二千錠幣帛各二百匹諸王特穆爾布  
哈伊扎爾布哈等金各四百兩銀四千兩鈔一千  
六百錠幣帛一百六十匹考成宗本紀不載其事  
即所定之數亦與此不符想是年又更定之也

大德二年二月勅會計每歲出入之數

諭中書省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  
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

鄂勒哲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  
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  
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焉罷中  
外土木之役

十一年八月

時武宗  
已即位

命自命凡以賞為請者勿奏

中書省言以朝會應賜者為鈔總三百五十萬錠已  
給者百七十萬未給猶百八十萬兩都所儲已虛自  
今特奏乞賞者宜暫停故有是命至九月晉王伊蘇

特穆爾以詔賜鈔萬錠止給八千為言中書省言帑藏空竭常賦歲鈔四百萬錠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餘萬錠自陸下即位以來已支四百二十萬錠又應求而未支者二百萬錠臣等慮財用不給敢以上聞帝曰卿之言然自今賜予宜暫停諸人毋得奏請可給晉王鈔千錠餘移陝西省給之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中書省請節用度

省臣言廩藏空虛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邇者用度愈廣每賜一人輒至萬錠惟矜察之

三年十月令分減宣徽院廩給

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侍雖廣實不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有是理耶其令巴達克善與宣徽院官覈實分減之

四年十一月

時仁宗已即位

詔凡營繕悉罷之

先是三月諭太府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  
旅自今雖一縑之微不言於朕無輒與人至是參政  
李孟奏錢糧為國之本世祖朝量入為出恒務撙節  
故倉庫充牣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  
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  
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  
餘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納  
其言故有是詔

達爾瑪實哩等歲賜

至四月中書省請節賞賚以紓民力帝曰朕思所出  
倍於所入出納之際卿輩宜慎之朕當樽節其用

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舒瑪爾節以國用不足請減廢  
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賜從之

至七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

元史張珪傳曰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與樞密  
院等官極論當世得失有曰中賣寶物世祖時不

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懷憤怒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與鄂托克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布鼎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且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

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



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  
又聞奸人乘間奏請復欲興脩流言宣播羣情驚  
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創造刺繡事非  
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  
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後改陞創設者員冗俸濫  
宜悉減併除罷之僧徒奏請增脩布施貪慕貨利  
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  
數倍於至元間凡所供物悉為已有布施等鈔復

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欲取彼既行不脩潔適足  
褻慢天神宜罷功德使司不得妄增醮祠佛事名  
目又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  
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  
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議  
如世祖時支請之數餘悉簡汰兵戎之興號為凶  
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刼殺使臣利其  
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

糧宜明勅守吏簡罷冗兵又比年賞賜汎濫近侍  
之人窺伺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娶  
婦或以伎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遽互奏請要求  
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產業  
無功受賞既傷財用復啟倖門臣等議非勞蹟著  
明不宜加賞帝不從

三年五月中書省會歲鈔出納之數請節用以補不足  
從之

至九月中書省言今國用不繼當法世祖之勤儉以  
為永圖臣等在職苟有濫承恩賞者必當回奏帝嘉  
納之次年正月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十萬  
錠今水旱民貧請節其費不報

文宗天曆二年正月中書省言度支今歲芻橐不足常  
例支給外凡陳乞者宜勿予從之

時中書省又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鷂獅豹  
之食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

鶴舊止六百二十八戶今增二千四百戶又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揀汰從之中正院又言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五萬匹綿五千筋詔鈔予所需之半幣給一萬匹九月御史中丞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

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是歲會賦入之數金三百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觔綿七萬六百四十五觔糧千九十六萬五十三石至順元年七月中書省陳濫費五事

言近歲帑廩空虛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

置衙門曰濫冒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請與樞密院  
御史臺各集賽官同加汰減從之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御史臺以募兵虛冒為言不能  
用

先是召募義兵費用銀鈔一百四十萬錠多近侍權  
倖冒名關支率為虛數御史臺以為言乞令軍士凡  
已領官錢者立限出征詔從之已而復止不行至二  
十二年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凡二十條

其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九曰察近倖以杜奸弊十  
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四  
曰減常歲計置為諸宮用度二十四年八月博囉特  
穆爾請誅狎臣圖嚙特穆爾波迪哇兒禡罷三宮不  
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止西番僧人好事

元史食貨志曰元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  
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世祖嘗命中書斟酌  
賜與成宗嘗命丞相鄂勒哲等會計出入是以元



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厥後國用寔廣除稅糧科  
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天歷之際視  
至元大德之數益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  
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二月詔發丹符驗天下金穀之數  
成祖永樂十九年十一月遣官覈兩京及天下庫藏出  
納之數

內府凡十庫承運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廣

積庫貯硫黃硝石甲字庫貯布匹顏料乙字庫貯胖  
襖戰鞋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纈丁字庫貯銅  
鐵獸皮蘓木戊字庫貯甲仗贓罰庫貯沒官物廣惠  
庫貯錢鈔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紬絹六庫皆屬  
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  
有天財庫亦名司鑰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供  
用庫貯秬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為之內庫其在  
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裏庫不

關於有司其會歸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  
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  
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  
馬價銀歸之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  
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各運司皆  
有庫貯銀又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  
魚課引由邦本諸課程令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於  
部是時分遣中官楊寶御史戴誠等查勘其出納之

數

二十年十月分遣官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

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各行省亦皆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設豫備倉以賑凶荒是時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查覈之

仁宗洪熙時罷行用庫

初嘗置行用庫於京城及諸府州縣以收易昏爛之

鈔至是罷之

互見錢幣考

宣宗宣德十年二月

時英宗初即位

罷諸司冗費

初凡事皆勅從簡省至是從尚書胡濙等議一切冗費皆裁減之

臣等謹按明史食貨志曰英宗初政減南畿孳牧黃牛四萬糖蜜果品脍脯酥油茶芽稷糯米藥材皆減省有差寶錄又載是年八月減光祿膳夫四千七百餘人蓋即位數月多所搏節矣

英宗正統元年内庫歲進金花銀百萬兩有奇

初金銀多入內承運庫歲賦偶折徵者送南京供武  
臣祿及各邊緩急至是額折漕糧歲百萬盡解內承

運庫為御用矣

互見田賦考

七年設戶部太倉庫專以貯銀

各直省派剝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闕  
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  
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以其貯銀故又謂之銀

庫至十年又設通濟庫於通州世宗時罷

景帝景泰五年十二月減光祿寺供應靡費

戶部主事余子俊言光祿寺日逐供應上用有限而  
內外官吏厨役等通同侵盜不可數計各寺觀逐日  
齋醮輕用錢帛動以萬計乞勅減省庶國用不虧疏  
入以齋醮已有定規但令禮部移文光祿寺禁約

食貨志曰天順八年光祿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  
萬八千餘觔增舊額四之一成化初詔光祿寺牲

口不得過十萬明年寺臣李春請增禮部尚書姚夔言正統間雞鶩羊豕歲費三四萬天順以來增四倍暴殄過多請從前詔後二年大學士彭時給事中陳越亦以為言請照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之十一

憲宗成化十二年三月減內府供用物

七月以用度不節工役勞民自責十六年三月以歲歉減光祿寺供用物



十七年十一月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

至孝宗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  
又置南京銀庫武宗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  
府財用不充諸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世宗嘉  
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  
積銀八百餘萬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  
庫不動遂以中庫為老庫兩廡為外庫及是時老庫  
所存者僅百二十萬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

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

王圻曰先是內帑積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兩蓋  
歷朝儲之以備邊虞者景泰末年賞賜甚侈頗多

浪費英宗居南城聞而嘆曰累世之積殆將盡乎  
甫復位亟往觀焉止缺其一角旋節他費以補之  
迨成化時內官梁芳韋興等作竒技淫巧并禱祀  
宮觀屢購寶石然後十窖俱罄矣

孝宗弘治元年兵部尚書馬文升疏請節用從之

文升疏謂為國莫先愛民愛民莫先節用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乞勅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自洪武至正統年間供應之物逐一上陳斷自宸衷量加減省即為定例不許增添尤望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樽節罷不急之脩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而民困少蘓矣帝躋其言尋從御史李鸞言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并禁假供應之名抑價倍取者九月禁內侍加派供御物件三年十二

月減供御品物七年九月停蘓松諸府所辦物料十一年十一月免陝西織造羊絨罷福建織造綵布十五年九月放減內府所蓄鳥獸十七年二月又減供用物件

十五年裁減光祿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兩

初光祿寺之設惟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饗而已自成化以後添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責買於

京師鋪戶市井負累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光  
祿日辦桌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  
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帝為惻然乃有裁減之命  
食貨志曰是年光祿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  
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  
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門虎南  
海子貓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  
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

十月戶部上會計盈縮之數

戶部以今歲天下災傷糧稅減損而國家費出無經

及會計其盈縮之數上之

其畧曰每歲天下稅糧各項俱有常額比歲有遇

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如起運京邊糧料

傷特少起有逐年加添而歲支過於原額者如官

運之類俸景泰六年一季支一萬三千三十餘兩弘治十

四年一季支十三萬九千九十餘兩多十二萬七

千兩在內固然矣在外官用不足如河南歲存稅

糧一百二萬七

千二百四十餘石而諸司及各王府歲支一百一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十餘石少一十四萬餘石之類

民財盡耗

如先年解邊折糧榆林每石不過二錢五分宜府不過八錢五分近因邊

方多事改折本色每石用銀至一兩八九錢之類

皆以常入之賦或停減

而不足常用之數又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况災傷迭見供餉頻繁乎洪武定都金陵當時供給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都燕京師為重南京次之各邊又次之然當時供給各定省分今湖廣江浙諸處既供

南京又供京師直隸諸處既供京師又供各邊且  
正統以前國用減省民之輸納不出當額之外自  
景泰至今供用日盛額外加增又往歲豐登運河  
易達邊郡無調發州縣無流徙有司得以藉先年  
之積制一歲之用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  
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加於後郡縣  
早潦之不時邊方請給之不已萬一漕運遲悞邊  
郡有警則京儲求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邊餉須



四百萬兩之銀亦已難矣倘不幸復加數千里之水旱數十萬之軍旅又將何所取給哉疏入命會議以聞

武宗正德元年五月命廷臣會籌經制之宜

戶部侍郎陳清等極言國用不足當亟籌經制之宜乃命廷臣會議尚書韓文等議京庫歲入一百四十九萬兩有奇歲用給邊折俸及內府成造寶冊之類為一百萬兩餘皆貯之太倉或多至四百萬少亦半

之近歲則一年所用乃五百餘萬矣海內虛耗兵荒相仍乞痛懲侈靡務為省縮因條具經制八事一崇

節儉

凡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樸素先祿寺查減內外近侍日常濫費酒饌使臣

民向化悉

一裁冗食

凡內外諸司事少官多者文武官傳升乞升者軍士投充占用

革奢靡

者光祿寺厨料非急用者內府各監局人匠非額

設者內官等監汰辦物料在所當緩者盡為裁省一

節冗費

先朝財賦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備兵荒近費出無經國用愈因乞查正統以前歲

用之則酌行永守自今非成造上用器物及王府寶冊不得用金非聖旦千秋諸重事不得用銀每年輸

銀於承運庫不得過五十萬兩凡莊嚴

佛像齋醮賞賚之類俱不得妄求浪費一贖緩備用

通行天下將一應贖罪賊罰

一處置鹽法

凡鹽徒私販勢要占

等物暫行折銀解部脩用  
中及土豪強奪蘆蕩姦竈侵欺課額皆違官清理究治

一清查積朽

各省司府庫藏所貯

錢帛珍寶贓罰等物歲久腐爛  
者命官查盤估計易銀送部

一錢鈔折銀

兩京廣惠等庫

所貯錢頗足支用乞通行天下將明年該徵先年逋欠戶口食鹽錢鈔起解之數暫令折銀及崇文門分

司稅商錢鈔亦折銀俱解部發太倉貯庫給邊

一清查草場

壩上等十九馬房草場乞勅官

親勘旁近地量留若干牧馬餘給附近軍民佃種照例歲辦子粒銀解部應用

詔是之仍令

詳究支用多至數倍之由及運送各邊已用未用之

數并有可行長策仍議以聞

臣等謹按明代冗食之員莫如傳奉官考本紀成化二十一年二月放免傳奉文武官五百六十餘人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已即位汰傳奉官弘治十七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又疏請清傳奉以節冗費謂國初稽古建官非效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輕授是以府庫財用雖遇兵荒未嘗告乏至成化年間始開傳奉之門冗官漸多嗣因星變廷臣奏罷尚有退之未盡者弘治初從諫官言命盡汰之

近年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多其他亦有白衣人  
送中書處食糧習字得授中書舍人者一年支俸  
糧至數萬石皂隸銀不止萬餘兩况今親王已至  
三十餘府郡王將軍等不下千數祿糧約百萬石  
而兩京軍職比洪永時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使  
內外倉廩空虛帑藏匱竭一遇兵荒輒至賣官鬻  
爵措置無方惟裁革冗員庶名器不濫國用稍足  
耳盖其時冗食之員復未及汰如此若是年韓文

等雖議裁文武官傳升乞升及軍士投充占用  
之人考實錄正德十六年五月世宗已即位始命  
草傳升官七月草錦衣衛所及監局寺廠司庫旗  
校軍士匠役投充新設者凡十四萬八千餘人則  
亦僅以其議為是而究未及裁矣

二年六月命罷修邊垣輸其費於京師

總制楊一清於二月內修築邊垣其糴買口糧已費  
帑銀十萬餘兩又助以戶役銀十六萬兩以及犒勞

藥餌乃有是命

八月以接濟工程令納銀充職

時方修理南海子殿宇橋梁製造元宵燈火及諸項  
工費動以萬計自正月以來約用銀三十餘萬兩故  
工部奏請為此權宜之計也

食貨志曰帝以大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建乾  
清宮用銀二千萬餘兩役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  
米萬三千餘石又修凝翠照和崇智光霽諸殿御

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權  
倖闈宦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復竊官銀以媚  
焉

三年四月命中官韋霽脩覈廣東錢穀之數

初遣霽至兩廣查盤銀兩總督陳金等奏梧州見存  
鹽糧軍賞銀四十餘萬兩及廣東布政司庫貯銀三  
十七萬兩有奇乞量留以修急用命止解五十萬兩  
入京尋解鹽糧銀二十八萬兩至霽奏廣東庫貯銀



視前多二十七萬戶部復以請命霽於已解之外仍解五十萬兩各府厯年收貯錢穀仍脩覈其數以聞蓋劉瑾欲檢括遺利盡歸京師於是天下倉庫多空虛矣

食貨志曰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征徭羨銀盡輸太

倉尚書周經力爭之，以為國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必欲盡括天下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

九年十二月，加天下賦以營乾清宮。

是年正月，乾清宮火。是月，工部奏料價工役需銀百萬兩，乃命加天下賦如其數以營建之。

十六年正月，遺詔停不急工役，收抄沒財物，及宣府行宮金寶還內庫。

各處工程除營建大工外悉令停止凡抄沒犯人財物及宣府收貯銀兩開具冊籍收貯內庫以備邊儲并給賞應用

王圻曰正統時天下歲徵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出數共一百餘萬兩自正德後出多入少國用不支矣

世宗嘉靖時以太倉庫匱運南京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

又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錄以歸大倉

臣等謹按明實錄舊制太倉庫銀以七分經費每存積三分備兵歉以為常嘉靖二十八年以前歲支多不過二百萬少僅七八十萬及二十九年倭禦邊警餉額倍增三十四五年間宜大被寇募軍賑恤諸費取給內帑歲無紀極所入二百萬之額不能充所出之半由是度支為一切之法箕歛財

賄題增汰括賦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  
事例興焉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值  
四方多事有司徃徃奏留請乞如浙直以備倭川  
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即歲入二百萬額且  
虧三之一而內廷之賞格齋殿之經營帝時以夜  
半出片紙徵取無敢延頃刻者至三十七年二月  
會大同告警發銀二十六萬有奇民運至太倉者  
銀僅七萬帑儲不及十萬兩邊臣奏討日棘戶部

尚書方鉞等憂懼不知所出乘間進陳帑藏空虛  
狀帝切責以謀國不忠令再議蓋世宗時國用不  
節以致匱乏如此

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  
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

食貨志曰凡甲字諸庫主事借科道巡視太倉庫  
員外郎主事領之而以給事中巡視至嘉靖中始  
兩月一報出納之數又其時修工部舊庫名曰節

慎庫以貯礦銀尚書文明以給工價帝責詰之令  
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焉其在外布都等  
諸庫巡按御史三歲一盤查各運司庫歲終巡鹽  
御史委官察之若府州縣稅課等國初令所司解  
州縣府司以至於部部劄之庫其元封識不擅動  
也永樂時始委驗勘中方起解至部復驗同乃進  
納至嘉靖時建驗試廳驗中給進狀寄庫月逢九  
會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不堪者駁易

十二月命歲遣御史一員查刷光祿寺錢糧每月一具揭帖進覽

先是厨役之額仁宗時僅六千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之一帝初年減至四千一百名歲額銀樽節至十三萬兩中年復增至四十萬額派不足借支太倉太倉又不足乃令元供司府依數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奏復降旨詰責乃命御史稽覈兩月間省銀二萬餘兩自是歲以為常



食貨志曰世宗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營建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數十倍齋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灾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

穆宗隆慶元年八月命御史四人分查天下軍需贖羨帝初即位罷一切齋醮工作及例外採買至是問戶

部京帑貯金以贍軍國足脩幾年奏言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奇邊軍百萬悉無所需帝大駭曰軍儲缺乏一至此乎朕一切服用正供之外未嘗妄費纖毫卿其悉心經理毋忽乃又奏乞令中外臣工各陳理財之策遂遣御史馬明謨趙巖譚啟張問明分查天下軍需贖羨以補元年所蠲之數

十二月諭戶部查內庫太倉銀出入數

尚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

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  
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  
通計所出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僅足三  
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  
歲支官庫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  
又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算僅足二年因言祖  
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  
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嘗

求助於京師京師亦不煩搜括於天下後邊庭多事  
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年例再變而有主兵年例  
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近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  
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通二三悉以年例  
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於昔而所費幾倍於先在  
太倉則輸納不益於前而所出幾倍於舊如是則邊  
境安得不告急京師安得不告匱乞乘朝覲之期廣  
集衆見采酌施行報可

四年正月內承運庫中官以空劄取戶部銀十萬兩廷臣疏諫皆不聽

前此數取太倉銀入內庫至是戶部尚書劉體乾疏稱京帑重寄乃以片紙取之安辨真偽乞寢前命詔如數以金進嗣是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

是年七月戶部尚書張守直又疏曰國家貢賦在量入為出嘗計天下錢穀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

萬有奇而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  
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  
不與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  
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者遣四御  
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盡歸之太倉然自  
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九邊一年  
之用自嘉靖十八年被兵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  
兵日請給餉自五十九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

馬豈盡實數芻糧豈盡實用請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大同之主兵一也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一十萬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具籍以進望留神省覽其用財約於

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靡費濫於故常者必非忠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聞國計幸甚從之命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臣等謹按明本紀隆慶三年五月御史詹仰庇請罷靡費斥為民四年五月給事中李已諫買金寶以節省請詔廷杖下獄是是時濫於國用又不止諫而不聽已也若五年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疏謂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今兩京並建官



卒叢集坐糜公帑一費也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  
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  
商坐食常餼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  
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四者坐食雖同而緩急則  
異其目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  
者中見伍招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  
責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擺守而虛彼實此徒費齋  
送山東義勇諸省民壯原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

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守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其大指在於覈兵蓋與守直之意畧同焉

神宗萬曆九年四月戶部進萬曆會計錄

先是尚書王國光編輯部中前後條例成書帝覽之嘉其留心國計乃命詳訂以進至二十二年戶部遵先朝故事錄上國計每歲終會計王侯祿米百官俸廩邊腹軍士月糧及漕運本折色已未徵天下財賦

出入各數目進呈

神宗實錄是月輔臣張居正奏賦稅所入宜量入為出加意撙節并禁止施舍一節與其惠及緇黃不若寬恤百姓帝曰然今宮中用度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居正奏所謂常例亦近年相沿非祖宗舊例即如嘉靖中用度最為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東裕庫尚積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一百二十萬按季預進隨取隨足常稱

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惟在留神省察  
帝韙其言

臣等謹按明史藝文志載汪鯨大明會計錄類要  
十二卷張學顏萬厯會計錄四十三卷劉斯潔太  
倉考十卷又王圻云邱濬嘗欲倣唐人國計錄宋  
人會計錄令掌財計之臣將洪武永樂以來凡天  
下秋糧夏稅戶口課程等每歲起運若干存留若  
干供給邊方若干一一開具仍查歷年內府親藩

及文武官吏衛所旗軍并内外在官食糧人數與  
每歲祭祀修造供給等費共若干通以一年歲計  
出入最多者為準每朝為一卷通為一書以備參  
考並呈御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庶乎量入為  
出國計不虧矣

十二月命太倉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

時以皇女生命進銀以備宮中賞賜諸臣交章諫不  
聽

十六年八月詔取太倉銀二十萬充闕陵賞費

時以賞賜繁多內庫不給取銀進用戶部尚書奏帑  
乏乞免不聽

食貨志曰初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至  
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府  
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為常後  
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  
僕銀拈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

僕矣

二十三年二月戶部以公私兼窘陳時政之要從之

疏畧云內帑歲出浮於成額閭閻民力竭於科徵公私兼窘莫有甚於此時者顧各邊鎮且額外加添以示寬容自四十餘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數已極矣乃薊密等鎮續又加餉四十餘萬兩今又增銀五萬六千有奇陝西各鎮自劉哮叛後歲增一十九萬六千有奇遼鎮添募標兵近又增銀萬六千餘兩當此

匱乏之秋更行請益此豈安社稷者之計乎大抵錢糧冒破全在軍馬逃亡及徵調時以少報多亡則隱匿不報乞行嚴查軍丁逃故者按日扣除新補者照日報收馬匹倒失者隨即報官新買者照日收冊至於徵調軍馬逐一驗查毋容虛冒又山人墨客星相俳優往往遨遊塞外携資以歸莫非脫剝兵糧更當嚴行禁止也至二十七年閏四月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戶部告匱命嚴覈天下積貯至



二十八年八月給事中王德完奏國家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至四百五十餘萬居恒無事已稱出浮於入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因事漸加如寧夏用兵甫數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三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湊辦共約二百餘萬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

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兩婚禮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  
匹約工料銀一百萬四千餘兩陝西潞絀續織四千  
七百餘匹婚禮傳買緞一萬二千七百餘匹共約費  
銀十萬餘兩磁器節傳二十三萬五千餘件約費銀  
二十餘萬兩挑三仙口趙家園等處約費銀二十四  
萬餘兩而直省灾傷欠緞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  
千餘兩又欠厨料銀九萬六千餘兩積而算之二千  
六百餘萬當此之時惟有節省一字最為喫緊請減

織造以拯民命止營建以贍邊儲停珠玉以垂燕翼  
審採辦以濟國用發內帑以救燃眉疏入不省

二十九年十月以上皇太后徽號借用老庫銀

御用監把總張潤澤等請尊上徽號合用金寶珍珠  
等令太倉銀庫給商辦進戶部奏見貯庫銀無銀可  
發及查老庫止有銀一百十萬兩而該監所請珠寶  
價銀不下二十五萬大禮吉期已迫並無可那銀兩  
且各商因欠冠婚價銀四十餘萬一聞此信烏驚魚

逝雖設法招徠無一至者不得已許借老庫銀十萬  
給發旋收金寶等隨數解進乃該監猶求多未已夫  
此老庫銀兩自祖宗北遷來近二百年僅積此數非  
至緊迫萬無借動之理即如九邊餉銀欠及一百四  
十餘萬尚不敢借動老庫今以擬辦金寶輒行借動  
乞俯念該監原供內廷經費而國計艱難臣等萬分  
難措將老庫銀准與開銷其未完之數及今後典禮  
通令承運庫辦發若一應軍國需用臣等殫力支撐

庶內外均平獲免後艱詔老庫銀兩准開銷

三十年七月邊餉缺命嚴催積逋

至三十八年十一月以軍乏餉諭廷臣陳足國長策  
不得請發內帑四十六年八月遼師乏餉有司請發  
各省稅銀不報

臣等謹按食貨志萬曆後每事溢經制數倍且征  
調開採閭人僭侈由是二百年財力殫竭靡遺矣

熹宗天啟六年四月命南京守備內官搜括應天各府

貯庫銀充殿工兵餉

諭工部都察院曰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既至二十萬况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鈎稽多方清察則大兵必致乏誤而邊疆何日救寧殊非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事上

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又  
何憂乎鼎建殷繁軍餉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  
久其銀何尚未解到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

七年正月以財用匱乏分遣內臣總理稽覈各處倉庫  
實數

太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李明道  
提督漕運河道覈京師通州諸倉

愍帝崇禎元年五月兵部尚書王在晉奏請發餉以

內帑無厚積不聽

帝因近發帑金五十萬請帑非所樂聞而在晉請俯  
卹戶部之急頗不懌閣臣亦力為言之終以內帑空  
乏惟命諸臣嚴催外解而已六月給事中顏繼祖以  
缺餉請令百官捐俸帝曰百官祿入不多若令捐助  
勢必取償於外何以養廉亦不聽

四年九月命內臣監理糧餉

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薊鎮兵糧及各邊撫賞



張彛憲總領戶工二部錢糧給事中宋可久等相繼  
諫不聽至十一月太監李竒茂監視陝西茶馬呂直  
監視登島兵糧海禁羣臣合疏諫亦不聽六年六月  
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鎮兵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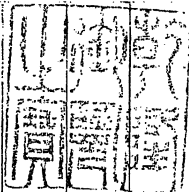
八年四月給事中何楷上節財大端疏

時戶部奏報兩餉出入數舊餉歲入四百二十三萬  
九千兩有奇歲出四百二十九萬三千兩有奇新餉  
歲入八百五十七萬三千兩有奇歲出七百八十六

萬兩有奇合而計之該存剩銀六十五萬九千兩有奇而頻年徵調轉輸絡繹以及留者蠲者逋者緩者在在見告是歲缺額遂至二百三十餘萬兩楷因言疲軍冗兵坐食無用亟思變計實節之大者又言海內民力竭矣祖宗朝歲入京師者未滿四百萬今且一千二百餘萬尚可以用度不足更責輸將於百姓乎惟軫念民窮深懷國恤作何節財之法庶可備水旱而應緩急耳

九年七月諭廷臣助餉

至十六年十月命有司以贖鍰充餉十七年正月大學士李建泰自請措餉治兵討賊許之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三十